

袁小脩日記



遊居柿錄

卷之一

一

萬曆戊申十月初一日。住實當谷。予以丁未下第。館于漁陽蹇大司馬所。至是年三月始歸。先是中郎官儀曹。丁未冬南歸。途中聞銓部之報。是年春復入都。予留家中。實當谷內。竹日茂。花日盛。中添亭臺數處。頗懷棲隱之志。

二

靜居數月。忽思出游。蓋予實當谷中。甚有幽致。亦可以閉門讀書。而其勢有不能久居者。家累逼迫。外緣應酬。熟客騷擾。了無一息之閑。以此欲遠遊。一者。名山勝水。可以滌浣俗腸。二者。吳越間多精舍。可以安坐讀書。三者。學問雖入信解。而悟力不深。見境生情。觸途成滯。處尙多。或遇名師勝友。借其雨露之潤。胎骨所帶習氣。易于融化。比之降伏禁制。其功百倍。此予之所以不敢懷安也。

三

偶晤龔靜亭八舅。話及遠游事。余曰。「遠游原不爲利名事所迫。不若從水爲便。然水道又不若自買一舟。載糗糧其上。不論遲速遠近。庶幾遇好山水。好友朋。可以久淹其間。極登涉盤桓之趣。不爲長年輩所促。又

江湖間多風濤，惟屬己舟，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便莫大焉。」舅云：「我有一舟，係我自作，極其堅固，又長年係我熟用者，今以付甥。」時舟正在郡城沙市也。

四

從邑中渡江，往郡城治裝，夜風色甚惡，濃雲四布，至曉開霽，江水微波，風日清美，至黃灘少憩，按黃灘，王梅溪集內作黃壇，必有所據。

五

往江上看靜亭，舅所與舟甚堅完，坐舟中，用江水烹茶，甚佳，因散步市上，憶二十年前到此，游女如雲，今蕭條可嘆也。

六

權闕沈水部冰壺見招，飲于淨業堂，中有「妙嚴堂」三字，旁書「春樹彌陀佛，秋花觀世音」，皆黃平倩筆，因與冰壺論近來書，黃平倩、董玄宰，真可追配古人，玄宰窮其法，平倩出己意窮其趣，平倩以告病歸迂道入楚，會葬先伯脩，所以乞書者如林，平倩亦不爲厭，隨意揮灑，故郢中得平倩墨跡最多，爲予書歸去來詞，百泉試松蘿茶，及和余西陵別詩，尤爲神品。

七

訪客承天寺，卽古羅含宅也，君章爲從事居此，後以爲寺，有黃魯直碑在焉。

八

渚宮故事載：「君章厭喧嗜寂，徙居城南三里。」而盛洪之荊州記謂「距城西百餘里，瞰川爲樓，因名羅公洲。」則此處實其廨舍，而城外江上，皆其移徙處也。「歸而蘭菊叢生。」指其從郊垌還解舍耳，非其家也。君章家宋陽，而仕于荆，史稱「致仕還荆。」謬矣。宋紹定間，羅愚官此，始于此地建叢蘭精舍，而魏了翁爲之記。

九

黃魯直以史事謫黔戎，凡八年，起謫籍，出江陵，爲承天院作浮屠記，後當事摘其語，貶之宜陽，此文尙不敢編之豫章集中，况豐石乎？今碑亦屢刻者，非宋物也。

一〇

過江陵故宅，爲之淒然。此宅視李文饒「平泉」，差足相當。文饒戀戀「平泉」，不欲子孫以一草一木予人，而其後死于海上，僅托令狐之夢以歸，則其視江陵又慘矣。文饒江陵才氣相當，快意恩讎，亦略相當，其遇禍亦相當也。

一一

閒遊江上，赴南湖齋十方菴，齋十方菴一名衆香林，黃平倩題額。初以十方行脚者，至此無所棲息，中郎與蘇中舍雲浦共倡議爲之，行之數年，佛殿僧寮，差有次第，有吳僧坐關，以三年爲度，訊之，不知參求，惟持六

字耳。予等終日奔波不停，躁若獼猴，彼難行難行，自可欽敬，其餘不必問也。

一一

得中郎都中書云：「真知熱官之不可作，去之惟恐不急。」其懷抱可知也。得李本甯先生書云：「近讀漁陽集，不知雁字詩，便中幸寫寄我。」雁字詩，乃予丙午春間作，因僧無際作得二首，予與中郎于橘樂亭前相角，共得詩十首，後龍朱陵見之，歎以爲佳，亦和得十首，龍君超亦得十首，曾雷二太史各得二首，余詩刻之質簪集中。

一二

朱吏部上愚別墅觀書畫，見東坡墨竹一軸，上題曰：「西堂對叢篁，感而作此。」字甚遒媚，後有宣和印，題曰：「筆精神妙者此也。」下有柯九思題贊，又見黃山谷字一軸，并錢舜舉羅漢卷，後有董太史跋字。

一四

新安夏道甫處，出卓吾未刻書詩及尺牘，丰骨凜然，令人起敬。予所作李溫陵傳，道甫用行書書數紙，甚可觀。有旁觀者問卓吾曠性何重，乃爾。予曰：「此亦是習氣未除，譬如千年陳冰，即有杲日當空，未易消釋故也。然其見地甚真，入路甚正，一時之龍象也。」

一五

道甫處又見龍湖書伯修海蠡篇一紙，爲千古已悟人發藥，因記于此云：「予讀袁石浦海蠡篇已奇矣。」

茲復會石浦於龍湖之上。所見又別。更當奇也。夫學道之人。不患不放手。患放手太早耳。聰銳者易放。魯鈍者難入。豈誠有聰銳魯鈍之人哉。無真志耳。不怕死耳。好學而能入。既入而不放。則其放也。孰能禦之。因爲書其後。候再晤焉。余讀此數過。參求之。念愈切。

一六

東裝已完。復回公安發舟。舟中裹一年糧。載書畫數笥。晚抵石首。泊沙阜磯。

一七

移行李石首城中玉田寺僧舍。雪霽。步至殿上。瞻禮金容。清慈不俗。曝日間坐。見東峯猶帶殘雪。卽欲往。以泥濘暫止。後有大士僧云。漁人從白泥湖網得者。其像甚佳。與荊州護國寺自來佛相似。按玉田寺。乃葛仙翁鍊丹遺跡。天下凡十有三。此其一也。

一八

晤曾太史長石。登宅後山。有石楠一株甚茂。太史石楠館所山名也。繡林東峯半在城。人家倚山麓爲居。故宅後皆有山。可眺望。

一九

主中翰新居。亦枕山。門前有方塘。貯水可十畝。松桂數十株。森秀蓊鬱。壽藤一大壁。作殷紅色。雜以碧綠。旁有磐石一具。可弈。中翰云。此處有洞。可容數十人。今封閉未開。其徑路亦迷。恐有他藏。亦未敢開也。山

此登山可數百步。岩石磊磊。至左極高阜。望見江及遠山。可亭中翰乞名。予曰：「可名爲遠帆亭。」乞聯。書曰：「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

一〇

中翰出米元章趙子昂真蹟一卷。米書凡八紙。俱說造紙法。及生平所用紙。語甚有致。字尤遒勁。真蹟筆也。子昂自書七言律十餘首。亦子昂之得意者。予因作數語其後。

一一

張茂才翁伯草堂。見周昉樂春釣魚圖。上有宣和印。色鮮如腥血。後有「宣和製」數字。似是徽宗筆。然考跋語。非也。乃周昉耳。曾經宣和裝潢故也。其事乃唐玄宗同諸王至樂春理釣。冠服皆同。一人持釣竿。一人盤坐隔溪。一人坐樹上。一童子穿釣絲。止四人。神情生動。信非昉不能作也。劉松年畫盧仝煎茶圖。寫「松年」二字樹根上。後有李復及楊銑笛維楨跋。宜廟畫蟾吸樹上蠅。御書賜楊溥。唐伯虎畫東坡小像。後有劉忠宣、黎文僖、李崢峒、左國磯、文徵仲親筆。玉堂清畫卷。乃文簡公出使別詩。有何大復、薛考功、孫我山、楊升菴、王廷陳諸公親筆。謝時臣畫陽峯圖。陽峯卽相公所居後山名。樊川許宗魯詩一卷。郭清狂老人二童對弈圖。陸深梨花二絕便面。并練雀啄石榴欲破便面。盛子昭竹三軸。夏仲昭竹。李西涯四體南堂詩。陽峯公旅寓自賦七言律一首。後有張龍湖、廖鳴吾、童內方、孫世其親筆。

長石諸公相約遊東山。王中翰攜歌兒一部以往。登山見大江浩浩。焉約其下。江光浩淼。了不知其極也。前對黃山。有若展旂。日暮。移尊至水邊亂石上。人各踞一奇石而飲。絲竹交作。水石戰聲瑟瑟。漁舫上下若飛。偕游者爲張翁伯。王伯雨。

一三

王中翰出趙千里百鳥圖。幅不盈數尺。而百鳥呈態。亦臨筆之最佳者。非千里也。後有金幼孜曾榮跋。馬仲穆馬柯九思跋。文衡山長江萬里圖。精工甚。錢舜舉明皇講易圖。三楊相公跋。解大紳草書早朝詩。不落款。實是大紳得意筆。無怒張態。可寶也。

一四

將東遊吳越。從石首發舟。已近巴陵。會寒甚。返棹抵繡林。以字文聞長石。長石卽入舟中。云：「歸來甚。是我正欲言之。前途荒甚。恐有他失。」王伯雨聞之。亦來舟夜話。

一五

舟中晨起。坐東山磯頭亂石上。石雖不甚秀。頗有如大屏障。忽中泐者。石罅繫漁舟數個。宛似圖畫。王茂才天根與伯雨翁伯三人來云。今日可遊南山。遂相與步往。至山下般若菴。則長石及王孝廉龍嶼。王茂才雲翼皆在菴中矣。諸公俱留。獨予與天根伯雨翁伯同登絕頂。此山名龍蓋。近帶江流。遠視華容東山千峯。如在几席。有李衛公祠。卽衛公征蕭詵屯軍處。山左有徑路。可達于石頭菴。石頭菴者。卽禪友冷雲所居處也。冷雲

與予兄弟相聚最久。禪已有入處。不幸年未及五十而亡。今惟一塔蕭然。殊念之。菴後見南山亂石一壁。石浪澎湃。亦一佳處。從平路之般若菴飯。遂歸。別有記。

二二六

王孝廉因是處。閣解大紳親書楊文定公尊人傳。楊翁蓋公安人。移至石首者也。并西涯相公四體書。後有行書舊作七言律十餘首。甚佳。

二二七

移居王龍嶼江亭。亭臨江開窗。烟波萬狀。應不減子瞻雪堂。

二二八

已發艇回公安。而長石忽至云：「今日且爲我留一日。」一友人王養盛家小園可眺也。一遂同至其園。長石取楊升菴親筆茶約來閱。語亦佳。

二二九

發舟歸公安。宿于郝穴。舟中無事。讀書。改詩。焚香。烹茶。書扇。便過一日。

三〇〇

與龍舅散木及靜亭方平弟發舟。移至江北沙上。席地坐。畫字爲樂。稍悟古人「印泥畫沙」之妙。風少動。移近岸。聽其蕩漾。煮魚溫酒。倚醉豪歌。見霞明作殷紅色。點綴沙渚。

三
龔太學齋中見沈石田所寫天鷲及班彥恭行書二幅彥恭元人別號恕齋與貫齋楊廉夫齊名號爲詞曲當家書法清健出塵不在趙王孫下

三三

夜雪大作時欲登舟至沙市竟爲雨雪阻然萬竹中雪子敲響鈴鐺有聲暗窗紅火任意看數卷書亦復有少趣自歎每有欲往輒復不遂然流行坎止任之而已魯直所謂「無處不可寄一夢」也

三三

夜夢入一廟自忖身上不潔乃默持唵藍字真言想一梵字于頂俄見神爲關公下座來相揖云「公首上畫幡寶蓋光耀非常此何祥也」予曰「偶持淨法界真言耳」

三四

大人壽日宴于息心堂散木舅酒間喜謔作貓聲逼真令人笑絕

三五

天霽晨起登舟入沙市午間黑雲滿江斜風細雨大作予推篷四顧天然一幅煙江障子

三六

早至沙市江心皆沙渚行舟泊舟甚難然水淺可泛此中人不知也泊於觀音寺前

三七

吳范東生來訪。夜與閩友姚百雉同乘小舟江遊。夜半置酒。乘小舫自酌。嘯歌東下。風濤際天。四顧昏黑。慘澹。

三八

弟方平來市韓居。公安城日就圯。止斗湖堤差可居。而荒野寂寥。中郎有書來。以縣中所市園居市去。以易此宅。韓爲姻友。其居有樓可望江。官貧不能全處價值。幸可續與。故忍痛成之也。若予者。則止用小樓船往來江上。隨風上下。追陶峴張志和諸公後耳。不復問置宅事矣。

三九

發舟歸公安。兩岸人家。皆在雪中。風順。飛帆甚駛。時園中臘梅盛開。古梅正吐蕊。

四〇

得龍君超君御弟兄書。皆期予至花源。便過五弟天華館奉草堂。時老衲月江來。同至其菴烹茶。此菴名法華。上有黃平倩所題「精進林」三字。筆勢飛舞。月江善栽柏。菴前後皆古柏。經年不出戶。亦修行僧也。其地與五弟園鄰。

四一

將取道禮陽。爲花源之遊。從質蜜谷乘輿過竹林觀。卽寇萊公祠也。地亦枯竹生筍處。宋南渡後。孟忠襄

經略荆土。蜀士來依者，多居此祠。淳祐中眉山史度長名繩祖，來此講學。二次繩祖，即箸學齋帖舉者也。極博
賅，葛歷壬寅黃春坊平倩道出此地，有詩。

四二

過驛陵街，有城遺址，係孫夫人築，抵三穴橋，登舟，水由大江至虎渡入河，注于邑之右臂，可通洞庭，長沙，
桂林之水，予山村去此可六十里，時水落，而湖水出其上者，忽穿一穴下注，宛似瀑布矣，宿于潘氏河。

四三

天清霽，微風初日，宛有春色，過車台湖，維舟于孟家溪，即長安里也，登岸，緩步過珊瑚林，穿荷葉山，山中
喬木參天，松濤瑟瑟，息于先居，閱板扉上題字，晚飯于云澤叔園，喬松虬曲，老桂婆娑，弟宗柏云：「前日有一
冠蓋至此，云松樹止宜丘墓間，書室間安用此物。」余笑而不答。

四四

戊申除夕日，由孟溪發舟，至四水口，此地多松，分天隔日，莫可紀極，湖水晶瑩，何處無棲隱之地，人不職
耳。

——以上戊申冬季。

遊居柿錄

遊居柿錄

卷之二

四五

萬曆三十七年歲己酉正月初一日。舟次邑長安村四水口。是日立春。天清明。無纖翳。微風不波。予晨起。卽焚香靜坐。北風漸勁。飽帆而行。方知「透迤尋壑」造語之妙。

四六

偶有鷁鷖舟數十亂於河。背上各染五色毛。數莖爲識。眞老杜所謂「家家養烏鬼」也。宿于白洋湖。登岸見湖水極澹。澧州之山色在望矣。

四七

舟中望澧州嘉山。山雖不疎秀。而多深松。自此兩岸多垂楊。漁家櫓比。近津市愈清澈。下了了見石子。石上多綠苔如髻鬘。隨流蕩漾。又如長塵尾披拂。故水映而成綠。乃知有山處水多綠。以下多石者故也。若沙泥爲底。水多渾。無綠色矣。對岸關山。其上爲彰觀山。道書四十四福地。宋明道中。黃道冲范靈二仙飛昇處也。上有帝極觀。今做關山。阿有大同寺。依山臨流。喬松曲抱。殿後漸高。踈蹕而上。見大松一株。圍之正得十尺。十餘年來見松無大于此者。俄寺僧出肅客。請予入方丈。茆屋泥牆。宛若農家。置酒頗清冽。爲飲數杯。余舟中酒亦

至遂至松下，坐石上共飲。強僧來，僧已醉，惟張口欠伸而已。晚登絕頂，大約山不甚秀，獨松樹幾百萬，如城如陣，亦是諸山所無。小僮爆竹，山應谷答，日已暮，下河崖遇一老叟，譚農桑事，出佳茗。

四八

從山下易小舟，山前有洲如月，水流其中成曲。湖上楊柳森秀，山間偃蓋之松，枕藉岩阿，從此水益清，下見礫石，灘上流聲瑟瑟，午至澧州。

四九

遊龍潭寺，寺即龍潭信道場，德山得法處也。前有焚經台，即周金剛焚青龍疏抄處也。憩遇仙樓，洞賓醉岳陽後飛過洞庭，正是此地。樓跨城臨水，前有仙眠洲，洲上有小亭，即李羣玉詩人水竹居也。羣玉字文山，專以吟詩自娛，好吹笙，工急就章，親友強之赴舉，一上而止。後裴休觀察湖南，厚禮延致，遂薦于朝，授祕書郎，唐詩品彙又云：「宰相崔鉉薦。」意裴崔二個交薦故也。後改天祿之任，歸潯陽，經二妃廟，題云：「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啼血滴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羣玉疑春空，遂至秋色欲易之，恍若有物告以二年之兆，後二年果死于洪井，段成式哭之曰：「曾話黃陵事，今爲白日催。」女累誰哭到泉臺，「羣玉蓋無兒也。」松石軒詩評羣玉之作，如「孟賁扛鼎，裴旻舞劍，觀者屏營，雖有矜色，不可偉。」考羣玉進詩表尤爾雅，其略云：「臣居住沅湘，宗師屈宋，楓江蘭浦，蕩思搖情，無賴之餘，過于諷，埋劍無光，永作出泉之鐵。」亦佳句也。進詩訖，延英口宣勅旨云：「卿所進歌詩，雅朕已覽過，今有少

錦彩器物賜卿。宜領取。夏熱。今比平安好。夫以草莽之臣。一旦以制作仰塵睿覽。遂蒙溫語叮嚀。其見先朝人主之憐才。羣玉亦不可爲不遇也。過其故居。感其遺事。不能無企羨焉。夫禮之山空而水碧。去予里僅一日程耳。予四十始來此。可發一笑。

五〇

游彭山。彭山者。唐高子彭王元則爲刺史。有善政。民祠于此。山因名。史載其耆。不知何以有永思也。

五一

從蘭江驛擢小舟郊游。憩于聽江樓。樓後多木筆。皆合抱。遠望有美松如錦屏。步往視之。乃王孫園也。

五二

正月初九日。爲武陵之遊。便過麗太學泮浦宅。邀小飲。席間出一段。貌可三十許。初不相識。久視。意態依稀如曾睹者。訊之。乃十三年前曾會于沙頭。李姓。賽名者也。備言別後爲一浪子。掠賣。轉徙九溪永定間。垢辱苦楚。所不忍言。今髮亦髡去矣。言與淚俱。予憐而解遊裝贈之。遂別去。渡河十里許。漸入萬山中。青松拂面。明月在地。夜宿清化驛。

五三

輿中見山。色波頭起伏。遠黛可餐。如撥箬解簾。經藥山。山尤竦秀。餘如藥山者甚多。都不暇訊其名。大略至此。偃蓋之松。總同稻麻矣。至大龍驛。輿夫以不及抵城爲辭。予曰。村店中頗淨。得此半日閒。亦非細事。乃取

水洗面濯足。用熟火煮茶。與同行老友吉人任意閒遊。過驛得橋。流水汨汨。遠望山松如城。訊樵人。則曰。此榮邸園也。喬松夾道十餘里。流水繞其前。長橋跨之。溪澗迴環。雁齒相次。中峯壁立。兩山環抱。袖挈帷合。層不可數。彌入彌深。爲松梵鳥聲所誘。澹然忘歸。頃十餘里。四壁徑絕。倚山傍林。時有田疇。牧唱樵聲。五答應。爲嘉遜者之所留連也。日已西。尋舊路歸。松陰滿路。風至微。濤水聲不絕。與吉人拊掌曰。此與人之力也。按大龍山古道場。今廢爲邸園。末法宜爾。

五四

過梁山。舊名陽山。武陵舊經云。「陽氏之女。雲夢之神。祀于茲山。後以梁松廟食其上。因名梁山矣。俗以陽山之神爲帝女。故以帝婿配之耳。松有何功德于此土。而廟祀之也哉。」按水經注。「武陵郡嵩梁山。高峯孤竦。素壁千尋。望之蒼亭。有似香爐。其山洞開。玄朗如門。孫休以爲嘉祥。分武陵置天門郡。」是梁山名嵩梁。又不以梁松名也。

五五

龍孝廉君超齋頭。見紅梅一樹正開。屏上乃石刻鮮于伯機草書千文。字體奔奔神全。妙有二王法。乃知古人未可輕也。伯機。漁陽人。元大德延祐間。與吳興趙孟頫。巴西鄧文原齊名。伯機見葉秋臺書。反覆諦視。至欲下拜。古人虛心如此。所以不可及。祝允明評伯機書。如「三河俠少。長袖善舞。豪鷲自擅。時落胡俗。」似亦未確。